

〔痊愈〕HEAL

匪我思存

著
FEIWOSICUN
WORKS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soft-focus image of several pink roses. In the lower half, there is a faint, vintage-style postcard with the words "LOVE" and "12/100" visible. The title "爱你是最好的时光" is printed in a large, elegant serif font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postcard.

爱你是最好的时光

— II —

献给天下每一位有幸遇见爱情的女孩：
越勇敢，越幸福！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匪我思存

● FEIWOSICUN
WORKS

20

BECAUSE OF
LOVE

爱你是最好的时光Ⅱ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你是最好的时光. 2 / 匪我思存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5104-2584-4

I. ①爱… II. ①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19728号

爱你是最好的时光 II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匪我思存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四 喜 小 歪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00千 印张: 9

版 次: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2584-4

定 价: 28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客服电话: (010) 64813793

爱你是最好的时光，
你的归来，是我的痊愈。

【拾陆】

最后摔门的声音一震，谈静眼睛里的泪水被震得溢出来，悄无声息地摔落在地毯上，没有任何痕迹。她嘴角上扬，竟然笑了笑。是啊，还笑得出来，多么不要脸。

其实洗澡的时候，她什么都没有想，只想快快躺到床上睡觉。但洗完澡出来，看到聂宇晟的时候，她突然就做出了决定。

瘾君子为什么难以戒掉毒瘾，因为他尝试过吸毒的快感。那么真心爱过的人呢？因为知道真爱的滋味，所以那个人永远有一种毒品似的魔力。她已经买不起这种毒品，又没有别的办法得到，只好彻底地拒绝，强制自己戒毒。

聂宇晟就是毒品，她再也碰不起。

只要他对她温柔一点点，只要他对她关心一点点，她就觉得，七年前的一切卷土重来，只是，她再也不要不起了。

要让他绝望，方式有很多种，要让自己绝望，方式只有一种。

伤害他，这样他不会再正眼看你，他拒绝再与你有任何往来，他和你的世界，原本就是两个。从此之后，再不相干。

只是他最后掉头而去的时候，她又想起在他家里，窗台上的那碟豆芽。曾经有无数次，他满怀希望的，将豆子放进碟子里，搁上清水，因为她说过，豆子发芽的时候，自己会回来。这么多年，他还在窗台上放一碟豆子，慢慢地等着它发芽，是盼着她回去吗？

七年前离开的时候，她已经打算把自己的一生都埋葬了。

看到窗台上那碟发芽的豆子，她却觉得，心底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。她不是傻瓜，知道他为什么动手打孙志军；她不是傻瓜，知道他尖酸刻薄之后那近乎虚弱的挣扎；她不是傻瓜，知道他为什么在停车场里开着车狂奔而去。他仍旧爱她，直到此时此刻，不然的话，他也不会像条暴龙似的，摔门而去。

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聂宇晟竟然又回来了。有人按门铃，她还以为是酒店的人，从猫眼看到竟然是他，她几乎连开门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最后她还是打开门，他站在门口，没有任何进来的意思，只是简短地问：“你会去找别人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为了十万块钱——为了你儿子的手术费，你还会去找别人吗？”

她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没什么别人……没人会帮我的。”

他咄咄逼人地问了一句：“那么盛方庭呢？”

谈静没想到他会提到盛方庭，她说：“你管不着。”说完就打算关上房门，他一伸手就挡住了：“我给你。”

她又愣了一下。

“我给你十万，让你儿子动手术，但我有条件，你必须跟你丈夫离婚。”

她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，她说：“要我跟他离婚也可以，多加十万，我要二十万。你也知道，离婚也是需要钱的。”她说得流畅而自然，仿佛早就跟人经历过这样的讨价还价。她已经麻木了，他最讨厌她要钱，那她就要钱好了。

他突然扬手就给了她一耳光，他挥手的起初很用力，但落到她脸颊上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很轻了。那一耳光把她打怔住了，而他却像真正挨打的那个人，他身子摇晃得似乎站不住，极力地在压抑着什么，胸膛剧烈起伏。她脸上湿乎乎的，伸手摸了摸，才发现有血，但不是她的血，她这才看到他右手在滴血，一滴滴正落在走廊的地毯上。

她听到他说：“我给你二十万。”

然后他转身就走了，步子很快，他的右手似乎受伤了，血滴了一路，一直滴进了电梯。

聂宇晟在凌晨四点左右回到了急诊中心，外科的值班大夫替他做的创口清理，刚见着他掌心的伤口时，值班的医生吓了一跳，问：“这是怎么弄的？”

“体温计断了。”他只这样简单地说了五个字。

值班医生还是挺紧张，因为伤口深，里头有玻璃碎片，而且还担心有残留水银，所以花了好长时间清洗伤口，反复确认水银都已经被清理干净，因为汞是剧毒。

“小聂你真是太不小心了。”值班医生埋怨说，“怎么戳得这么深？疼吧？再深一点可要戳断肌腱了，又是右手，你可是心外科未来的新星，你要是不能拿手术刀了，你们方主任非跟我拼命不可……”

聂宇晟神色恍惚，完全没有听到同事在说什么，好像在问自己疼不疼，当然疼，可是再疼也不会有心口那个地方疼，在离开酒店的时候，他真的觉得自己心绞痛。几乎临床上描述的症状都有：胸口剧痛，透不过来气，还有，呼吸困难。

他还能平安把车开到医院，还能记得到急诊外科清理手上的伤口，真是一个奇迹。

同事已经给他包扎好伤口，再三叮嘱他准时来换药，然后说：“你打车回去吧，这样子没法开车，你一捏方向盘肯定就疼。对了，你怎么来的？”

“开车来的。”

同事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今天晚上的聂宇晟有点异样，他平常也很少说话，但平常的那种寡言少语，跟今晚的惜字如金并不是一回事，今天晚上他的脸色苍白，神色疲倦，像害过一场大病似的。问他什么，他也答，但是精神恍惚，完全心不在焉。

要不是心不在焉，怎么会弄断体温计？还不小心把体温计戳得这么深？

“要不你去你们值班室睡一觉吧，都快天亮了。对了你明

天……不，你今天上什么班？”

“白班。”

“那就别回去了，去值班室打个盹，回头该交接班了。”

聂宇晟很顺从地点点头，乖得像个孩子一样，梦游似的走出急诊中心，然后去心外科的病房。值班室的门开着，高低床上都没有人，他筋疲力尽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。

似乎睡了没多大一会儿，就有人怒气冲冲狠狠拍了他一巴掌，用劲很大，打得他很疼，他揉着眼睛坐起来，一看，竟然是方主任。

天早已经大亮，他吓得一身冷汗，交接班结束了？自己误了接班？查房也结束了？方主任一脸怒气：“昨天不是叫你滚回去休息，你怎么又睡在这儿了？”

方主任身后有人小声解释说昨天晚上十点急诊那边临时有个病人，叫聂宇晟来医院，所以他才会睡在这儿。

方主任却仍旧怒气冲冲：“急诊的人都死绝了？值班的人是做什么的？为什么叫聂宇晟急诊？”

说话的人很尴尬，科室的几位主任都不年轻了，虽然权威，急诊在半夜的时候还是尽量不去打扰他们。所以一般碰见棘手的病人，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打电话叫聂宇晟，有他在，医疗方案处置得当，即使是难度高的手术，他主刀也不会有太大问题。

聂宇晟知道这时候不能解释，越解释方主任会越生气，可是偏偏不凑巧，方主任看到了他手上的纱布，问：“手怎么回事？”

聂宇晟知道要糟，只好硬着头皮答：“不小心弄伤了，没什么大碍，同事硬要替我包上，说包上好得快……”

“怎么弄伤的？什么叫不小心？难道自己拿手术刀割的？”方主任一脸的挖苦，“能耐啊，左手拿刀割自己右手？昨晚外科谁值大夜班？谁替聂宇晟做的包扎？叫他上来见我！”

大外科是一家，急诊的值班医生正打算下班回家，听说心外的方主任叫他，一猜就知道怎么回事。战战兢兢地上来，见方主任沉着脸，更加觉得不妙，先恭恭敬敬叫了声主任，方主任“哼”了一声，指了指聂宇晟：“他的手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体温计断了，戳在手心里，好在不深，没缝针，就清创消毒，包上是怕感染。”

“戳得不深你会包上吗？”方主任咆哮，“你以为我第一天在外科？这种季节这种气温，若是戳得不深，为了防止捂出感染，最好的办法是不包扎。聂宇晟糊弄我，连你也糊弄我！你们倒是齐了心是不是？”

最后方主任气咻咻地叫聂宇晟滚回家睡觉去，说看着他就生气，科室手术那么多，排期排得满满当当，他还弄伤右手，真是活腻了。

这个时候老董才大着胆子插了句话：“老师，三十九床原本是定的今天手术……”因为原定方案里他是二助，现在主刀打发一助回家，他当然要提醒一下主刀，不然这手术没法做了。

“三十九床的家属不是来闹事被派出所带走了吗？”方主任不耐烦地说，“还做什么手术，万一手术台上再出点什么意思，那个无赖还不把责任全推到医院身上？不做了，无限期推迟。CM公司的项目另外选人！”他又指了指聂宇晟，“你这两天做不了手术，正好，就干这事，好好重新挑个合适的病人，要是再

出什么妖蛾子，看我不剥了你的皮！”

聂宇晟再次被赶回了家，他是打车回去的，因为手疼开不了车，也因为实在是精神疲劳。他回家就睡觉，睡得昏天黑地才被门铃声吵醒，一看显示屏，竟然是舒琴。

他把门打开，问：“你怎么过来了？”

今天周二，舒琴应该是在上班。她说：“我陪上司去医院看同事，就是那位盛经理，顺便去看了看伯父，说你两天都没有过去了，伯父怕你出什么事，我就打了个电话去你们病房，结果人家告诉我说，你被人打了。”她仔细看了看聂宇晟的脸，“真被人打了？下巴还青着呢！现在的病人家属怎么都这个德性，动不动就打医护人员？”

聂宇晟撇开话题，问：“我爸怎么样？”

“放心吧，没把你光荣负伤的事告诉他。他状态不错，就是担心你。说下礼拜要去香港开会，希望你一起过去。”

“我走不开，医院事情多。”

“肿瘤的曹主任说，伯父这种情况，最好在飞机上有医护人员随行，说就叫你去得了，肿瘤那边也忙，抽不出人手来。”

“那叫他跟我主任说。”

舒琴又气又好笑：“跟谁赌气呢？大少爷，那是你亲爹！”

聂宇晟叹了口气，舒琴这才看到他手上的纱布，问：“这也是病人家属打的？拿什么东西打的？”

“没什么，自己不小心弄伤的。”

舒琴看了看他无精打采的样子，问：“都快两点了，你吃饭了没有？”

吃饭？好像他连昨天都没有吃饭……怪不得什么精神都没有，但是真的没有胃口。昨天谈静走后，他枯坐了半晌，又正好遇上黄昏时分雷阵雨，他懒得出去，连晚饭都没有吃。后来半夜去医院，又遇上谈静，折腾了大半夜，今天早上从医院回来，倒头就睡，吃饭，他真的忘记了。

“没吃过？怪不得你脸色这么难看。”舒琴站起来走到开放式厨房，“我给你弄点吃的，冰箱里有什么？”

冰箱里还有鸡蛋和牛奶，舒琴看了看牛奶已经过期，随手扔进垃圾桶，说：“给你煮碗面得了，对了，你窗台上那碟豆芽呢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跟鸡蛋炒炒，当哨子，哨子面。”

聂宇晟一动不动，脸色阴沉：“那豆芽不是吃的。”

“那你天天在窗台上放一碟豆子生芽，净化空气？”

“反正不是吃的。”

舒琴终于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诧异地问：“你今天怎么这么冲啊？被人打了心情不好？你们医院不是见惯了大阵仗，收拾医闹很有一套么？再说有你们那方主任在，他比医闹还狠呢，谁敢给你气受？”

聂宇晟却没有做声，舒琴看他皱着眉头坐在那里，似乎很发愁的样子，于是问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
聂宇晟这才如梦初醒一般，看了她一眼，突然问：“能借我点钱吗？”

“哟，我是说你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，好像有什么为难事似的，原来是问我借钱。”舒琴开了个玩笑，“又跟你爹赌气呢，

一分钱都不愿意拿他的？找我借钱可以啊，我也要收利息的。你要多少？”

“十二万。”聂宇晟算了算手头的活期，前阵子取了三万给谈静，现在就只有八万了，要给谈静二十万，还差十二万。他说：“等过阵子我股票套现就还给你。”

“怎么突然急着用钱？”

聂宇晟垂下眼睛，他不愿意对舒琴说谎，但是事情没解决之前，他也不愿意向舒琴说出实情，舒琴肯定要骂他疯了。他也确实是疯了，才会答应给谈静二十万。那天晚上他本来就应该驾车离去，可是想到她绝望空洞的眼神，一个病重的孩子给了她太多负担，他已经见识到她的丈夫是怎么样一个人，完全指望不上。也许她会在绝望之中另外找人去筹手术费，比如盛方庭。

想到这里，嫉妒就像毒蛇一样盘踞了他的心，他马上上楼，跟她说，他愿意给她钱。

那一句话太难堪，他不愿意她再对别的男人说出来。

舒琴见他不肯说，也没追问，自顾自给他做面条。聂宇晟说：“我去洗个澡。”他的手不能沾水，舒琴帮他先用保鲜膜裹上，所以洗澡的时候特别不便，也特别慢，洗到一半，舒琴在外面叫他：“你手机在响。”

“谁打电话？”

“不知道，来电显示没名字，就一个号码。我报给你听？”

医院同事、重要的朋友他都有把号码存在通讯录，估计是哪个病人家属，他才没存号码，报给他听他也不知道，于是说：“不用，帮我接一下，若有急事，就告诉他我十五分钟后回给他。”

“好。”

他洗完澡出来，先把手上的保鲜膜撕了，来不及吹头发，随便拿毛巾擦一擦。看面条已经煮好，舒琴还在里面卧了两个荷包蛋，他左手拿筷子挑起面条，右手拿起手机，问舒琴：“刚才谁打电话？”

“一个病人家属，说有急事找你，我就说你在洗澡，十五分钟后回给她。”

聂宇晟调出通讯记录，最后一个通话果然显示是号码而不是人名，那个号码曾经给他打过电话，他不愿意也并没有存到通讯录，却已经记得——因为是谈静。

“怎么啦？”舒琴看他脸色煞白，于是又问，“很重要的病人？那女人在电话里都快哭了，你赶紧给人家回过去吧。”

聂宇晟搁下筷子，走到阳台上去回电话。谈静的手机没有用彩铃，是单调的“嘟嘟”声，让他觉得漫长而焦虑……他不安地踱着步子，阳台宽大，是开发商送的所谓空中花园。很多人家都将阳台封起来做阳光房，他因为一个人住，不需要那么大的地方，所以索性没有封，任由设计公司放手做成了空中花园。靠近栏杆的一侧种了竹子，不时的在风中摇曳，让他更加觉得心烦意乱。

谈静终于接电话了，她的声音很平静，但舒琴刚刚还说她在哭。他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到医院看平平，他们说手术无限期推迟……”

“手术取消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不是答应给你钱了吗？你拿钱做常规手术好了！风险更

小保险系数更大，你还要怎么样？”

听筒那端是长久的沉默，静得几乎连她的呼吸都听不到，过了好久，他终于听到她说：“对不起，聂医生，打扰您了。”

她没有说再见，就把电话挂断了。

聂宇晟合上手机，伏在栏杆上看着远处的蓝天白云，突然又想抽一支烟。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心浮气躁。刚刚舒琴接电话，谈静肯定会误会什么。但为什么他不愿意她误会？明明更没有资格谈到感情的是她。她还没有离婚，她还带着一个孩子，她还想怎么样？难道她真的指望他跟她破镜重圆？

聂宇晟一直没有想过给谈静二十万之后怎么办，他给她钱，也只是不愿意她问别的男人去要。她已经一无所有，也许把她逼急了，她真会出卖她自己。那是他不愿意看到的，所以他给她钱，还让她离婚。她的丈夫简直就是个火坑，他不愿意她再在火坑里待着。

但是把她从火坑里捞出来之后呢？

他真的没有想过。

舒琴隔着落地窗看着聂宇晟，他已经讲完电话了，但是伏在栏杆上没有动，从背影看，明明一个大男人，却孤独得像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孩子似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直觉告诉她，这一刻，他肯定又是想起他那个前女友了，因为她知道，只有想到那个人的时候，他才会连背影都显得如此萧索，如此寂寥。

谈静拿着手机回到病房，王雨玲问她：“聂医生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手术取消，让我们做常规手术。”

“哎呀。”王雨玲紧紧皱着眉头，“肯定是昨天孙志军来闹

事，所以医院生气了，不肯给平平做手术了。”

“不是的。”谈静只说了这三个字，就闭上嘴，因为孙平已经醒了，昨天晚上谈静没有陪床，孙平却彻底地苏醒过来，今天早上她来探视，真是莫大的惊喜。孙平的精神已经好多了，还嚷嚷要吃鸡蛋羹。王雨玲就去食堂买了鸡蛋羹给他吃，查房的时候，护士长也说孙平恢复得不错，看来术前情况稳定，叫他们抓紧时间做手术。

谈静感冒了，戴着口罩，只逗留到探视时间结束。王雨玲留下来陪孙平，孙平虽然舍不得谈静，但也没有哭闹。到了下午的时候，孙平终于忍不住了，问：“王阿姨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跟妈妈一起。”

到底是孩子，在病床上躺了几夭，憋屈坏了。王雨玲安慰他：“乖，医生说，咱们现在还不能回家，还要住院观察一下。”

“可是我想妈妈了……”

孙平的脑袋耷拉下去，这时候隔壁床的老人插了句嘴，说：“孩子看着怪可怜的，要不带他去儿童活动室玩玩，那里都是小朋友，说不定他喜欢。”

王雨玲一听，觉得这主意不错，马上就去看护士长，护士长说：“那你带他下去玩玩吧，不过就让他在一旁坐着，看看动画片什么的，千万别做任何运动，更不能跑不能跳。”

“好。”

王雨玲抱了孙平搭电梯去儿科，那里有医院最大的儿童活动室，儿科的小病人情况不严重的，都会在下午的时候去那里玩。还有一些骨折的小朋友在那里做复健，所以有十几个孩子，也很

热闹。

孙平坐在那里，看了一会儿动画片，就认识了好几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。一个小男孩孟小圆是住在儿科的，他是玩轮滑把胳膊给摔断了，现在还打着石膏。一个小女孩琦琦是住在血液科的，家长很紧张，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。还有一个小男孩叫峰峰，大家都喜欢他，他前不久刚从ICU转到儿科普通病房，每次都是被轮椅推来的，医生说他还不能走路。

“峰峰的爷爷可好了，每天都来看他，还给他带很多玩具。”

“这里的小朋友，他爷爷都会送玩具，我们都喜欢他爷爷。”

“那个不是他爷爷啦！是他的干爷爷！他自己的爷爷早就不在了，这个爷爷是救他命的爷爷。”琦琦毕竟是小姑娘，说起话来口齿伶俐，头头是道，跟绕口令似的。

“看！峰峰的爷爷来了。”

王雨玲压根就不认识聂东远，聂东远每天都会过来儿童活动室。今天照例带了好些玩具，很高兴地让自己的护工发给每个小朋友：“来，每人一个，最新的变形金刚。”

小姑娘们都撅嘴：“爷爷偏心！我们不喜欢变形金刚！”

聂东远笑眯眯的：“知道你们不喜欢，那是给小伙子们的，来，给你们小兔子。”雪白的毛绒玩具让女孩子们一阵欢呼，每人抱了一个，奔过去玩过家家了。

聂东远坐下来，看男孩子们都拥过去拿变形金刚，每个人都兴高采烈，他跟峰峰说了会儿话，峰峰很高兴，要把自己吃的病号饭分给他一半。聂东远笑呵呵地拒绝了，说：“爷爷有病，医生不让我吃这个呢。”他一回头看到坐在角落里的孙平，于是说，